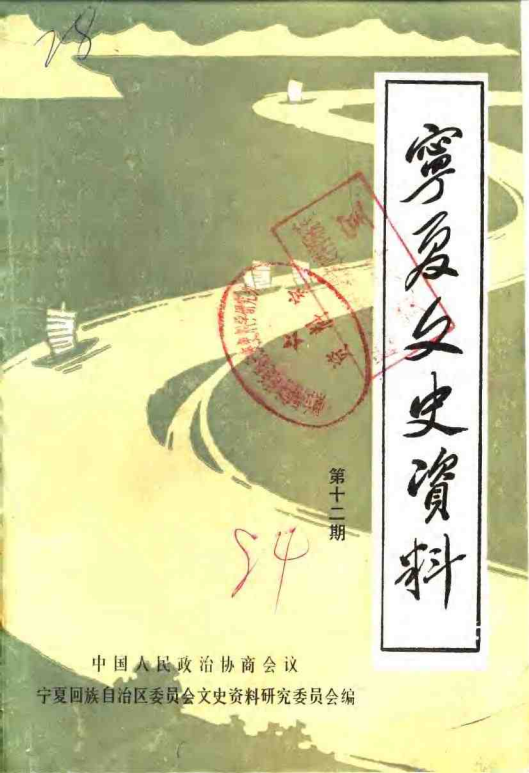


78



宁夏文史资料

第十二期

5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H125/03

宁夏文史资料

第十二期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4年3月

宁夏文史资料

第十二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宁夏日报社青年印刷厂印刷

字数：97,000字 印数：3000册

要存心，要
實事求是。

目 录

“你们是火车头!”

——忆地下党组织争取国民党新十一旅起义

的经过……牛化东 李树林 王子庄

冯世光 高宜之 朱子春 (1)

袭击安边战斗经过……牛化东 (23)

忆解放宁夏……肖 青 (28)

响水战斗亲历记……康九省 (39)

曹动之烈士生平简介……孙国标 (45)

回忆在海固工委阶段的工作

……车万宝口述 李文乾整理 (49)

逃离宁夏前后的马鸿逵……马振宇 (60)

宁青两马覆灭前的垂死挣扎

——宁青联合兵团进犯陕西溃败记

……万民和 张寄亚 (68)

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堵击红军惨败记

.....卡得云口述 王五典整理 (81)

孙马宁夏之战始末.....沈克尼 (88)

解放前宁夏教育情况片断.....徐世雄 (103)

宁夏秦剧史初探.....祁志彬 (113)

旧银川的八大商号.....刘继云 (126)

马鸿逵统治下的宁夏“回协”.....马万钧 (144)

西北古老的水上运输工具——皮筏.....鲁人勇 (149)

旧闻拾零.....董万鹏 (160)

银川的园林.....孙鸿书 (170)

“你们 是 火 车 头！”

——忆地下党组织争取国民

党新十一旅起义的经过

牛化东 李树林 王子庄

冯世光 高宜之 朱子春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陕西警备骑兵旅二团连长石英秀在唐澍、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反蒋倒井（井岳秀）的清涧兵暴影响下，于一九二九年冬为了倒井，由陕北靖边县的宁条梁率部到宁夏平罗县，投当地驻军苏雨生，被苏收编扩建为第九旅，石英秀任旅长，曹又参任参谋长。一九三〇年初，中共陕北特委趁九旅扩充之机，先后派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九旅开展兵运工作。不久，苏雨生被马鸿宾驱出宁夏，该旅又奔到甘肃靖远，被兰州的雷中田改编为第三旅，驻防定西、静宁一带。“九·一八”事变后，潼关行辕主任杨虎城派杜斌丞入甘视察后，又将第三旅改编为陆军新十一旅，石英秀仍任旅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杨虎城派孙蔚如联合平凉驻军陈国璋进驻兰州，消灭了雷中

田。一九三二年初，陈国璋因反对孙蔚如被开，新十一旅又收编了陈部的刘宝堂团为第二团。此后新十一旅又和李贵清的新十旅合编为新一军，邓宝珊任军长。一九三四年石英秀病故后，刘宝堂抢先活动，继任了旅长。此事引起一团团长陈国宾大为不满，从此，刘、陈交恶，结下了难解之怨。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彻底控制甘肃，任命邓宝珊为二十一军团司令，要邓率军离甘开往东北抗日，企图借日本人的手消灭邓部。途中新十旅被胡宗南吃掉，只剩下了新十一旅。邓看透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行至陕北榆林，因东北形势有变，再未前进，从此邓和蒋、胡加深了矛盾。

一九三九年夏，随着形势的变化，十一旅逐渐移防到安边一带。刘宝堂在安边期间，为了争夺地方权势，和安边的地头蛇保安团的头子张兰亭兄弟及其父子四人矛盾日趋严重，最后发展到了誓不两立的地步。与此同时，刘宝堂觉得久居邓宝珊之下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便通过复兴社多方活动，欲弃邓而投靠胡宗南，邓闻讯后对刘大为不满。

当时刘宝堂和二团团团长史舫城靠的是复兴社，一团团长陈国宾靠的是邓宝珊，再加上榆林和安边周围都是红区，这些客观情况，为我党地下组织在十一旅内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中共三边地委指示：十一旅地下党组织要在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前提下，采取

先灭张、后反刘的斗争策略，利用敌人矛盾，削弱敌人力量，并使自己在利用敌人矛盾中求得生存与发展。遵照三边地委的指示，我地下党组织向敌人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团结广大官兵，节节取得胜利，直至最后曹又参代旅长通电全国，率部光荣起义。起义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曹又参旅长，称赞十一旅官兵说：“你们是火车头”。

一、十一旅地下党的组建和发展概况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是一九三〇年春在宁夏平罗扩建九旅时建立的。谢子长同志曾在该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旅长，对党的地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但不久，就被调回陕北扩充武装去了。在长期的工作中，党员有进有出，但党的组织一直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该旅地下党组，遵照上级党的指示，曾领导过兰州水北门、甘肃西华池及靖远县等地的兵暴运动，有力地打击过当地的反动势力，扩大了革命影响，并曾掩护过地下党的不少同志脱离了虎口。一九三六年还收容过红军长征途中留下的不少伤病员，其中有的及时转送到延安。

一九三七年底，十一旅开驻榆林时，二团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该团团副、叛徒张鼎臣瓦解，剩下的个别党员只能起通风报信的作用，是一很大损失。唯有一团党的力量较强，负责人有牛化东、李树林、胡立亭、冯世

光、高宜之、高崑山、谢友德等。当时，营里设党支部，连里设党小组，有时一个连只有一个党员干部。连内的活动，主要以组织军事学习组、文化学习组、读书会等形式出现，因为这些形式对团结教育士兵能发挥好的作用，官兵都表示欢连。从一九三七年冬部队由甘肃开到陕北后，十一旅党的地下组织归三边分区和绥德分区领导（因驻三边时间长，主要是归三边分区领导），上级党的负责人先后有：王世泰、贺晋年、张文舟、白治民、高峰、朱子修等。前来布置与检查工作的先后有：葛申、黎洪洁、张友生、李启明、李明波（现名黎光）等同志。

二、粉碎叛特的阴谋活动

一九三八年初，十一旅移驻榆林城南三岔湾、归德堡、米家园子、刘官寨、渔河堡一带后不久，旅长刘宝堂、政治部主任吴棻和二团团团长史舫城、团副张鼎臣等复兴社分子，根据一团叛徒任怀义的告密，伙同国民党驻榆林的军统特务，向陕西行辕主任蒋鼎文告发一中校团副牛化东、少校团副李树林及二连连长高崑山、四连连长冯世光、五连连长高宜之、六连连长朱子春、九连连长谢友德、一营营副胡立亭、一营副官贺志平等九人系赤化分子。蒋鼎文立即电令邓宝珊迅速查处。邓接电后，通知一团团长陈国宾到榆密商。陈从榆返团后，闷闷不乐，心情十分沉重，想来想去，认为其中李树林

系十一旅的创建军官，曾因共产党嫌疑被人密告过三次，其中两次还下过他连的枪，结果均不属实，如果李真是共产党员，他早就走了，那能待到今天？于是决定再从李问起。第三天晚上，人睡定时，陈将李找去说：

“有人又告你们是共产党员。”李笑着说：“告我为共产党员这是第四次了，究竟是不是，八年来团长应该知道了。现已半辈子过了，该留、该去、该杀，团长决定吧！”陈说：“说你是共产党员我不信，如果信，我就不问你了，其他人你说是不是？”李说：“还有谁呢？”陈一点出姓名，李沉思了一会说：“此事不但关系每一个人的前途，而且关系一团的存亡问题，我不能冒说，必须经过细致的调查”。陈说：“那此事就交给你去详尽了解吧”。李回到宿舍后，把所谈的情况告诉了牛化东，牛认为事关重大，不能坐以待毙。两人分析后，提出了一连串怀疑：为啥告的都是老共产党员，而没有新党员？老党员中为啥没有八连连长任怀义？是不是任怀义叛党了？牛说：“现在团长既让你调查，那就不至于马上把这些人抓起来，明天咱俩分头出去找附近的党员通通气再说”。

第二天早饭后，牛化东先到一营四连把特务告发情况对冯世光说后，接着又找来胡立亭、高崑山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党组织在一团能否存在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一团能否存在的问题。遂决定：第一，速将情况汇报绥德地委；第二，通知被告

发的几个连长要作好最后准备，在必要时把部队拉走；第三，让可靠的人分别征求三个营长的意见，然后再让三位营长去找团长说明利害关系。于是当即决定让冯世光去找三营营长宋子元（系陈团长的外甥），李树林去找一营营长曹又参。曹又参得知情况后，表态说：

“我早就知道刘宝堂认为跟邓宝珊没出息，这是他要的一个阴谋，妄想吃掉一团，投归胡宗南”。随后便派人从二十里外把二营营长柴明堂请到他家，和三营营长宋子元一起商量对策。三位营长意见统一后，共同去见陈团长，把刘宝堂作了历史性分析，认为：

第一，刘于一九三二年随陈国璋在陇东失败后，为了寻找出路，才带了些残兵败将投到新十一旅，被石英秀收编为第二团。一九三四年石英秀病故后，本应由一团团长陈国宾继任，但被他施展阴谋夺走了旅长职务。他任旅长后，又要阴谋把任怀义连从二团拨到一团，名曰充实一团，实则为他做侦探活动。

第二，为卸掉陈的臂膀，曾把一团中校团副王子庄调到二团一营当营长，美其名曰给以实权。

第三，一九三六年在甘肃堵击红军时，因一团逃掉一个被俘红军侦察员（实际是陈国宾和高宜之相商放走的），刘向邓宝珊汇报说一团不可靠。现在他和史舫城、张鼎臣先后参加了复兴社，极力想用赤化罪名把几个得力连长除掉，换成忠于他的复兴社分子，妄想吃掉一团，为投归胡宗南创造条件。

陈听了三位营长的分析后，认为刘宝堂欺人太甚，第二天便去榆林向邓宝珊作了汇报，并以自己的脑袋作保一团没问题。邓听了陈的汇报后说：“既然你老哥作保，我就放心了。向上答复，由我邓宝珊负责。但蒋鼎文要我把为首的牛化东解送西安审处，你回去后让牛化东来榆见我，当面说明情况，以消除怀疑。”陈回团部向牛化东、李树林说明了邓的态度后，牛正准备赴榆时，恰巧绥德地委派人来到，经过党内研究，又详细分析了邓与蒋、胡的矛盾，邓与刘的矛盾，邓与陈的关系，邓与共产党的关系等等，认为邓深知过去失掉李贵清第十旅的原因，是由于下级军官追随了国民党政工人员造成的。国民党在十一旅一团中的政工人员过去始终站不住脚，表明一团的军官是可信任的，此时不会把牛送去西安，遂同意牛去见邓。牛化东到榆林后，邓宝珊一见他就说：“你的胆子不小啊！还敢来见我。”牛回答说：“军人唯命是从，军长要我来，我怎能不来。我去西安何时动身？”邓说：“我想你知道我是不会送你去的，你来了好，把事情当面说清楚，你好安心工作。”牛说：“人家告我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怎能用共产党员呢？”邓说：“人家告人家的，你干你的，向上答复我负责，你们不要管。”话刚说完，马占山将军来到，邓随即对马介绍说：“这是被人告的共产党员牛化东。”马问：“是不是共产党员？”邓说：“人家说是。”牛化东见此，便自动退避。

事后不久，任怀义在一次酒醉后，埋怨刘宝堂手软不敢杀人，由此进一步证实了任怀义叛党。再加上陈向邓作过保证以后，邓对陈说的“你们要注意任怀义”，就完全肯定了任怀义在叛党后，告密是他无疑了。此后刘宝堂为了安慰任怀义，特破格提升为旅部副官长，这场风波遂暂告平息。

三、利用陈国宾战胜刘宝堂和张兰亭

一九四〇年底，刘宝堂向陈国宾提出：一团二营营长柴明堂没有文化，不会搞军事训练，难以胜任，建议撤销其营长职务。柴随陈多年，且为患难之交，陈对刘的建议当即严词拒绝。不久，刘又向邓宝珊提出，说陈年老无文化，应免去团长职务，可提升为副旅长。陈得知这个明升暗降的消息后，采取的对策是，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假装脱离一团而迷惑刘，暗地却做了反刘的部署：一、召集连以上军官，宣布在他“治病”期间，全团只准听从一营营长曹又参指挥（因团副牛化东当时不在团里）；二、秘密告诉二营营长柴明堂，刘若趁他“治病”之机，下令撤柴的营长职务，柴借口团长不在，坚不服从。事情如若闹大，由他回来收场；三、陈密访了世居三边的土皇帝张兰亭父子，请其援柴反刘。张满口答应的情况，陈也告诉了柴。

张兰亭及其子张廷芝、张玉亭及其子张廷祥等，系三边的地头蛇、大恶霸地主。当时张廷祥任三边保安团团

长，驻防安边县城。他们不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且曾血腥镇压、袭击过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八路军解放了定边、靖边两县。刘宝堂旅进驻安边县城后，更进一步压住了张家昔日在三边的威风，所以，张家父子们既仇视共产党，也仇视刘宝堂。他们虽不敢与我八路军公开对抗，但以为从刘宝堂手中夺取安边地方权势还是有力量、有办法的。他们利用刘、陈矛盾激化，也妄想坐收渔人之利。因此，陈国宾秘密与张家勾结，张家便趁机答应，一拍即合。

陈去兰州后，张家迫不及待地盼望刘部尽早发生内讧。有一天，张廷祥从榆林回到安边对柴明堂造谣说：

“我在榆林时，听说刘旅长已将你呈报邓军长，决定撤你的职。”柴听后不加分析地说：“既然如此，那我就按陈团长行前所嘱去办，请你们帮助。”张廷祥当既表示帮人帮枪都行。在此情况下，柴明堂便召来五连连长高宜之（党员）、七连连长屈怀礼（柴的亲信）相商。柴说：“现在刘宝堂要撤我的职，我准备按陈团长的嘱咐去办，张家也答应帮助我们，我宁愿把枪交给八路军（因他家在红区），也不交给刘宝堂。”三人商量结果，认为事关全团，必须和一、三营相商后再定。为了慎重起见，可先把一营的赵武臣、三营的赵级三两位连长（均系柴的好友）请来商量，然后再请他俩回营商量。第二天，高宜之召集了二营的部分党员，又作了认真分析，认为：（1）张家一贯诡计多端，表示慷慨助我，必

有企图；（2）一个营长突然以武力反对旅长，理不赢人，若去参加八路军，也会影响联合抗战；（3）二营的问题涉及全团，必须和一、三营相商，不能单独行动；（4）营长要单独干时，须极力说服，不能盲目蛮干。要和三个营的负责人员共商，尤其要听取曹又参营长的意见。

第三天，赵武臣、赵级三前来，柴明堂、高宜之、屈怀礼和他们共商时，除柴外，其他四人均认为张家的话不能全信，张家的帮助也不可靠。但柴仍坚持说，刘宝堂要撤他的职，卸他的枪，时间不能等了。高宜之见此情况，首先表示说，事关全团，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陈团长行前说一切要听曹营长的指挥，这样大的事，怎能不事先告知他呢？柴说：“眼前我怎么办呢？”高说：“我提个意见，大家考虑可否？今晚请两赵赶回各自的营里，经过明、后两天的商讨，我们于后天晚上采取个拉弓不放箭的办法，把队伍拉在城上，不管刘旅长发觉否，待曹营长到来后再去见他。问明为何要撤柴职？不管是真是假，事出有因，我们就有理可讲了。”五人一致同意。会后，又单独告诉赵武臣，务必向定边地委汇报，让曹又参参于第三天的后半夜赶到安边。

第三天下午，高宜之又和柴明堂商量的当晚的具体行动，到晚九时，柴明堂通知五、六、七连，以防止张廷祥要袭击杜廷芝、夏品三两个县保安队为由，将部队拉在东、北、西城墙上，三面警戒。然后又当着张家

派出帮助的五名心腹的面，把八连连长关玉梅找来说：

“刘旅长决定明天要卸我二营的枪，命你率领全连于今晚待命攻打旅部，活捉刘宝堂。”关受命后，认为以下犯上，其罪难当，他悄悄派人给刘宝堂通信，让刘避开为好。刘宝堂闻讯后，立即派旅部警卫连上了东南角城楼，自己藏在南城夏品三的保安队队部。

到十时许，东城墙哨兵报告，旅部警卫连占据了五连防地东南角城楼，不让他们去巡查。紧接着柴明堂派人来到五连说：“据张家来人说，刘宝堂已到南城夏品三的保安队处藏身，建议我们攻打夏品三，捉拿刘宝堂。”五连连长高宜之对来人说：“你将东南角城楼的情况告诉营长，八连就不要出动，我们的计谋已成，请营长放心。”此时十一时已过，张廷祥见柴营迟迟不动，恐暴露自己的诡计，就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方法，摇身一变，连续向刘宝堂告发柴营谋叛。刘宝堂见告，便开始怀疑，柴营谋叛张家如何知道？再一想关玉梅所说的时间已过，为啥不见行动？是不是张家从中挑动？刘宝堂因对这些问题无法解释，最后便派军需主任毕安之（高宜之的乡友）到五连询问情况。高说：“你来得正好，我本想派人问旅长为啥派兵占据我连城防据点，因看到旅长警卫连剑拔弩张的情况，不敢前去请示。请毕主任速回报旅长说明情况。”刘宝堂听了毕的回报后，认为自己可能受了张廷祥家的挑拨，即又命毕安之告诉高宜之，事出误会，速将部队撤下城墙。高宜之对